

## 走近「壯族活化石」



前些時，筆者訪問了廣西那坡縣的吞力屯。吞力屯是「黑衣壯」的一個村寨。「黑衣壯」是壯族一個特殊族群，被稱為「壯族的活化石」。壯族現有一千六百多萬人口，是我國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廣西、雲南、廣東和貴州等省區。古代，壯族先人曾被稱為西甌、駱越、南越、僚、俚、溪峒蠻、僮、僮、良人、土人，後來被稱為「僮族」；由於「僮」字還帶有歧義，一九五六年，在周恩來總理的建議下將「僮」改為同音的「壯」。而「黑衣壯」僅有五萬餘人，他們以黑為美，男女老少都穿着用藍靛草染成黑色的衣服，至今仍主要散居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那坡縣的大石山區。

大石山西接雲南，南接越南，泥少石多，水缺，交通閉塞，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直是「三不管」地帶。「黑衣壯」人定居於這個環境極為惡劣的山區，實屬無奈之舉——唐代和宋代，廣西一帶曾爆發由黃乾耀和儂智高領導的壯族農民起義，失敗後，一些壯族人舉家躲進大石山，世世代代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因而古老的民族傳統文化和習俗被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也才被稱「壯族活化石」。如今「黑衣壯」共有三百四十二個村寨，但只有吞力屯修通了公路，因此成了唯一可供參觀的「壯族的活化石」。

通往吞力屯的登山公路長十公里，陡峭而彎曲，旅行中巴要走大半個小時。我們是懷着探訪原生態的心情來到以石塊疊砌成的寨門的，可是很快就察覺到這裡已是安排得很周詳的遊覽區。一位男導遊領着十多位身穿黑衣、頭披菱形頭巾、戴着銀項鏈銀鑲的婦女，將我們接到曬穀場，跟着唱着山歌，捧着玉米酒熱情迎接。稍後，一位老年男子擂響了大鼓，幾十位裝束相同的婦女迅速列隊隨着鼓聲跳黑槍舞和竹竿舞，還唱了幾首歌。唱的是否已被定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尼的呀」過山腔？我們聽不懂歌詞，但感覺到了優美的聲調。她們的民歌《黑衣壯的酒》曾在中央電視台二〇〇五年的春節晚會上演出，可見她們的歌唱水平不低。

這個村寨共有五十八戶人家，原本都居住在散佈於樹影下、雜草旁的「乾欄」裡。「乾欄」是石木結構的三層房屋，底層養牲畜，中層住人，頂層是穀物倉庫。導遊資料說這種建築「美麗」，其實並不衛生，也不太牢固。如今，現代化的風已吹進了這個山窩：電燈已照亮家家戶戶，電話已裝到屯長辦公桌上，風情展廳、小賓館、小餐廳、小郵政所掩映於綠蔭之中，幾座水泥紅磚構築的二、三層樓房挺立在人們眼前，有些年輕男女穿着花綠線的T恤、連衣裙，摩托車已「突突突」地越過寨門。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浪潮亦湧到了山上：進寨訪問要收門票，每人一百元；參加跳舞唱歌演出的山民，每場每人發二元。我們訪問了兩座「乾欄」，發現室內室外都收拾得相當整潔，而且都有了電視機、音響、冰箱等現代生活設備，都設立「花王聖母」神位，都有人在操作傳統的手工織布機。這兩戶人家大概是已先富起來卻又保持着民族傳統的「對外開放專業戶」。山民的生活確實有了改善，但這會導致「活化石」喪失原汁原味嗎？這一個題大有研究之必要。

我們在吞力屯活動了幾個小時，僅能看到「活化石」的皮毛而已（所以本文的題目是「走近」而不是「走進」）。從有關資料知道，「黑衣壯」最特殊的傳統，更表現在婚姻和喪葬方面。族人很多是同姓結婚，男女雙方對唱山歌定情，經過父母同意才結合。婚禮在晚上舉行，之後便「走婚」——第二天新娘即返回娘家居住，夫妻要相會必須想方設法藉口：妻子直到懷孕生子才能到夫家定居。人逝世後不挖土埋葬，而是實行「平棺葬」——將棺材用幾塊石頭架離地面，上置瓦片，放在房子附近。

導遊說這是為了讓死者有親人陪伴，筆者卻認為由於村寨處於狹迫的山窩，難找埋棺之地。這些傳統是否也應當保存？筆者不知道。

屯裡唯一的導遊是一位風華正茂的男子，普通話雖然說得不太標準，可是講解重點突出，有條有理。臨告別時我詢問他的「來歷」，才了解到他是紡織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姓覃，壯族，不是本屯人，但這裡任屯長兼導遊。這正是扶貧的最體行動呵，我不由對他肅然起敬。

吞力屯已在展現活力了，這是大好事，然而除它之外還有三百四十一個「黑衣壯」村寨正急切地盼望改革開放的雨露陽光。在我國，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扶貧工作仍須大大加強。

## 梵音

石  
暢

進入寧夏的時候我還在睡夢中，窗外一片茫茫夜色，火車車廂接壤處透進來的冷風沒有水分。列車停的時候我們下車想要透透氣，乘務員告訴我這是寧夏的最後一站，遠遠的瞥見站牌，不

清晰的兩個字：中下。過了這個站就進入甘肅了。

車的總站是烏魯木齊，載着頗具異域風情的一張張臉和含糊不清的低曠語韻一路向西北絕塵。我在關於西涼的意淫裡慢慢睡着。

清晨在嘉峪關看見緩緩升起的太陽，映襯着塞北一望無際的大漠愈加蒼涼。黃沙隨着風揚起，柔和了刺眼的陽光。春風不度的玉門關不適合讀詩觀石品史出仕，免得激起懷古意向不禁想要去思索絲路起風霧太濃，人生何處不相逢。

從玉門換車，路過瓜州，到達敦煌。

化底蘊，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為了不被贊品所騙，玩者要加深、拓寬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文化知識。由「古玩熱」的商業投資行為，進而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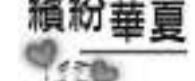
在習慣一路沙漠的單調景色與落魄車站之後，這個突然出現的美麗城市給了我諸多驚喜。首先是絢麗得誇張的火車站，乾淨的路面一直通向整個城市的中心，路邊栽着重重綠樹，下榻的酒店近市中心，反彈琵琶的西邊是沙洲路，在那裡的夜市可以吃到正宗地道的小吃。夜幕降臨的時候，整個城市和其他地方一樣華燈初上，我還在擔心這樣的繁華會不會把塵世悄悄的驚醒了。

浮雲萬里橫渡的時候，我在鳴沙山看見了群鳥飛過，北方的秋季來臨，鳥應該要往南飛。不知敦煌風沙淹沒壁畫之前有沒有駕鶴尋仙的人感慨「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而心事和塵埃一樣變重。

早些時候在波土頓看到過敦煌的壁畫。它被靜默陳列接受着讚嘆的同時也承受着屈辱。人生在世，承受往往比接受要多。而今站在莫高窟的洞穴外

## 內地收藏界五大亂象

王永記



收藏爱好者都知道，其三是真品難覓。凡是經常到文物市場、青銅器等古玩，這些東西，在市

## 英特網傷腦筋

馮進



魚食一樣，釣魚上鉤，吸人眼球。科學家發現，我們並不像閱讀傳統印刷品那樣從左到右，自上而下地查看網頁，而是採用一個「F」形模式，開頭、中間掃一眼，結尾完全敷衍了事。網頁中五花八門的鏈接又引動讀者去東瞧西「踩」，沒一刻靜止。至於一心多用的辦公模式，例如在網上同時查資料、收發電郵、追隨社交網站的好友動向，那更是人之常情了。

卡爾引用神經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證明現代社會無處不在的電子工具如何悄無聲息地改變人的構造和功能，又如何讓一般人上網成癮，智能退化。時代的人永遠處於分心狀態，因為網絡就是利用人腦對於細小變化的本能關注，快速、少量地更新內容，像撒網一樣，釣魚上鉤，吸人眼球。科學家發現，我們並不像閱讀傳統印刷品那樣從左到右，自上而下地查看網頁，而是採用一個「F」形模式，開頭、中間掃一眼，結尾完全敷衍了事。網頁中五花八門的鏈接又引動讀者去東瞧西「踩」，沒一刻靜止。至於一心多用的辦公模式，例如在網上同時查資料、收發電郵、追隨社交網站的好友動向，那更是人之常情了。



昏欲睡。然而對Raimund Hoghe來說，重要的是：我在這裡，我在表達，我在舞蹈，這就是我的藝術。演出結束，當疲憊的觀眾走出劇場時，又似乎心有所感、情有所動。

我不得不說，Raimund Hoghe顛覆了我對現代舞蹈的看法。他用一種勇敢近乎天真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美學理想。最讓觀者觸目驚心的恐怕是他褪去上衣露出蒼白駝背的那一刻。採訪中他曾說，「裸露的皮膚對舞蹈的表達具有無比的重要性」。這肉體不是供我們觀瞻的，而是讓我們感覺其後面的靈魂。形體的缺陷或醜陋已不再成為舞蹈的障礙，現代藝術需要的不是健全的體格，而是健全的靈魂。

## 往事鉤沉

## 難對真相

真相人人想知，但未必人人能接受。重看波蘭影片《卡廷慘案》再度想起此言。

波俄宿怨由來已久，熟悉居里夫人故事的人想必都還記得居里夫人年輕時，祖國波蘭飽受沙俄欺辱的悲情。但一九四〇年發生的卡廷慘案卻是斯大林政府一手所為。

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五月間，受命於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令，蘇聯軍隊在卡廷，對被俘的波蘭戰俘、知識分子、警察及其公務員進行了有組織的大屠殺。屠殺發生在位於卡廷森林（俄羅斯摩棱斯克以西約十九公里，臨近卡廷和格涅茲多沃的村莊）的科澤利斯戰俘營。

對於屠殺命令的原由，有人認為斯大林是想通過大規模處決軍事人才，來削弱波蘭的有生力量。其目的是為了讓德國安心，以確信蘇聯的反波蘭政策。但也有認為這種解釋不足為信，因為蘇聯當局始終將屠殺行爲對德國政府保密。於是一個更可信的解釋是，屠殺應該被看做對未來的展望：波蘭將再次出現在蘇聯的西方邊界上。既然無論如何蘇聯都要保住東部，斯大林可能確信，任何再生的波蘭都不會是友好的。因此，大規模削弱波蘭的軍事和技術精英可以有效地抑制波蘭。卡廷屠殺遇害人數估計約為二萬二千人，最常見的數字為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八人。

一九四一年，德軍佔領卡廷。一九四三年，納粹德國揚發在卡廷森林發現集體墓地。德國的揭發迫使蘇聯與設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斷絕外交關係。蘇聯官方一直否認卡廷大屠殺是斯大林政府一手所為。

直到一九八一年，波蘭團體工會在當地建立一座上面鏽有「卡廷，1940」字樣的紀念碑，但被警察取締，後被修改為「獻給波蘭士兵——希特勒法西斯的受害者——在卡廷的沃土下長眠」。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戈爾巴喬夫政府同意由一個叫「卡廷受害者親屬」的團體參觀卡廷紀念碑。代表團還包括了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蘭裔的布熱津斯基。他在現場致詞說：「不是個人傷痛帶我來的，而這裡的多數人正是由我而來，其實還是對卡廷這一標誌性時刻的見證。被折磨致死的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共眠於此。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是，真相領導蘇聯和波蘭的罪行劃清界限，只有真相能作為它自己找到道路。」布熱津斯基進一步講到：「蘇聯政府允許我來到這裡——而且蘇聯主義堅信於此，我今天能夠來到這裡，這就是最好的證明。」蘇聯政府對斯大林的評價是：「蘇聯經濟改革所代表的對斯大林主義的象徵意義的決裂。」美國人的狂妄未必可取，但美國人講話的力度還是首屈一指的。



天鵝湖（攝於新疆）

冰凌

不自覺的不淡定，一種景仰一種敬畏，一種痛心一種同情。它在這個百年不遇的國度裡百年不語。在文化的掠奪裡哪有勝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有人來這裡臨摹菩薩，有人用佛法笑談天下。我只想好好想想一段常常被提起卻明被遺忘的往事和浮沉，好好想想一些人和一些墳。

一群群人擠在石窟中，面孔浮在黑暗裡，像一張張面具。在漆黑的洞穴裡鍍金的佛告訴我們，生命是不會有真正的黑暗的。既然時代是個局，那就向加穆看齊，我做局外人。

不應有患。聊勝於無的萬千梵音裡彳亍而行顯得那麼必須。不折不從，亦慈亦讓，不惜唇舌催生，也不靠筆墨堆砌。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空手而歸亦不及空手而得。不禁想起一首詩。「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不應有患。聊勝於無的萬千梵音裡彳亍而行顯得那麼必須